

编辑 邱海泉 于淼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67655592 Email:zzrbzbf@163.com

年画故事



慈母哺儿

左丽慧文 李焱摄

此画表现了日常妇女哺乳之景。画面静中有动，一儿吮乳之憨态与另一儿手摇拨浪鼓之顽皮劲相映成趣。一幅母慈儿乐的恬静景象，人物形象优美，颇见画家功力。

散文

黄河水波涛汹涌，流淌在陕两省之间，生活在黄河岸边的陕两省人大都有过踏冰过河的记忆。小说《西游记》中，有唐僧师徒踏冰过河，被妖怪擒获的描述，不过，他们过的不是黄河，而是虚构出来的通天河。

每到冬季，两岸霜挂露结，天寒地冻，奔流的黄河水会在一夜之间结冰，本来浪涛翻滚的河道转眼间变成银白色的冰河，河水在冰面下涌动，河面光滑如镜。若是晴天，微弱的阳光将冰面映成一条璀璨斑斓的大道。李白有“欲渡黄河冰塞川”的感叹，急于过河的百姓却顾不得那么多，会踩着坚硬的封冰，如履平地一般，快速通过黄河。战争期间，对于敌对两方来说，黄河就是一道天堑，然而一旦冰封，立刻变为坦途，千军万马会在一瞬间通过。南北朝时期，为防止敌方踏冰过河，北齐大将斛律光曾下令每岁冬季沿黄河凿冰，以防北周军队来侵。

黄河在陕两之间由南至北蜿蜒800余公里，南北温度不同，黄河冰封时间也有差异。偏关、府谷、河曲、保德一带，黄河通常每年入冬冰封，第二年正月过后才解冻。保德与府谷之间的天桥峡，枯水期宽仅30米。所以名为天桥，并非这里有座人工修建的桥梁，而是每至冬季，河水结冰，河面上就会冻出一座冰桥，两岸百姓在冰桥上往来，可听见冰桥下激流发出的巨响。可惜上世纪70年代天桥水电站建成后，这种景观已不复存在。

宋代，陕西府谷名为府州，同处黄河岸边的神木县则称为麟州。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说：“每当冬季黄河结冰时，府谷、神木上下往往封冰，行军人马皆可由冰上往来。”（《河山集》4）为抗拒西夏侵扰，北宋朝廷实行跨河而治，两州同属河东路（治所在今太原）治理。战争激烈时，河东路往往倾一路之力供应麟、府二州粮草，“岁认粟谷十万石，送麟延

踏冰过河

韩振远

路。”过往官员、丁壮更不计其数。黄河水流湍急，运送不易，河东路官员采取的办法，有一种就是乘冬季黄河冰封时，派大量壮丁踏冰过河运送粮草。

再往下，陕西清涧县与山西石楼县之间，河道里河风飒猛，冬季气温异常低，每年入冬，河面会结成厚厚的冰。明末，清涧县一带是农民起义军的活动中心，高迎祥、张献忠等人也曾率军趁黄河结冰，踏冰过河杀往山西。

出禹门口至潼关与风陵渡之间，黄河流到纬度最低处，再往前就转身东行。黄河行一路，这里是冬天气温最高的地方，每年数九寒天也照样结冰。各县地方志中，仍多有“大寒，黄河冰坚”的记载。史籍中虽无大批军队冬天过河的记载，但百姓对踏冰过河的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上世纪70年代黄河大桥未建成之前，每到严冬，河面的冰冻得结实结实，沿河各渡口的渡船都被冰封在岸边不能划动，秦晋两地百姓却要相互走动，怎么过河？现成的办法就是冒险踏冰过河。因此，船家也不闲着，他们对河路最清楚，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早就心知肚明。每有客人过河，船家手持一根长杆走在前面，在冰面上探路，众渡客身背行囊，脚下打滑，小心翼翼紧随其后，过河所用时间反倒比乘渡船要短，也更方便。问过经历过的人，船家为什么要持一根长杆？回答说：一是用长杆刺探冰层厚薄；二是若真掉进冰窟窿，长杆可横担在窟窿口上，起保险作用。现在回想，寒光闪烁的冰面上凄风呼号、前路迷茫，提心吊胆、踉踉跄跄行走的客人不知是一种什么心情。

军队踏冰过河次数较多的是禹门口，所以如此，皆因禹门口乃秦晋要津，战略地位重要。隋末，李世民久攻潼关不下，曾率军绕道禹门口，踏冰过河，直抵长安。宋金战争期间，建炎元年（1127年），金军攻占了河南、山西后，也曾从禹门口踏冰过河进兵陕西。禹门口号称龙门，是黄河之水最汹涌处，竟也能结出厚厚的冰，让千军万马踏冰而过。

踏冰过河是件很危险的事。我在黄河岸边工作时，听到过不少踏冰过河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叫吴老三的陕西合阳人经常趁冬季河面结冰往来于陕两两省。此人身材瘦小，谙熟河路，到河面将开之时，别人不敢再过，他仍能凭借对河面的熟悉，大胆踏冰过河。有一天，朋友告诉我，吴老三死了。问怎么死的，说是掉到冰窟窿里淹死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吴老三常在冰面上走，最终还是因冰面破碎而死。

史念海先生也有过踏冰而行的经历。在黄河沿岸考察时，史先生甚至还在河面上行车。他说：“这样难得相逢的情景，还可以提到黄河冰上的行车。车是马拉的大车，有其独特的风格。这不是横越黄河，而是在黄河中间大溜的冰上向下游行走的。为了防备马在冰上滑倒，马蹄上都钉上带刺的铁掌，行走很快，仿佛像飞的一样。这样连续行走，至少也有百儿八十里的路程。”

河边的百姓大多都有过与史先生一样的经历，数十年前，黄河两岸人家走亲戚，也有赶上驴车踏冰而过的，伴着车上的婆姨，迎着凛冽河风，高吼一曲信天游或酸曲儿，想来都是油然神往的景象。战争期间，两岸逃难的百姓可没有这样的好心情，在光滑的冰面上，只有不顾一切、踉踉跄跄地奔跑。遥想当年，在麟、府二州与河岸边之间的黄河冰面上，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眼睛

幸福的红苹果

邵衡宁

去年情人节临近时，就连一向平凡安静如我这等小妇人，也不免受了诱惑，情不自禁地从工作家中抬起头来，环顾四周，心向往之。

先生原有些浪漫基础的，至少在恋爱阶段和初婚几年曾经如此“幼稚”过，惜乎他后来一改而为现实主义，送我的礼物大多是非吃即穿，就好像从不知道我也曾是浪漫多梦的女子。

我一向酷爱花草。在我那不大的复式蜗居里，从卧室到客厅到走到阳台，甚至连厨房里，到处都是盆栽，或瓶栽，或吊挂着千姿百态或真或假的花草；春天的柳条、野生芦苇；夏天的月季、野花，秋天的红叶、黄叶，冬天的枯枝，都曾贵为嘉宾，为我的小家营造宁静与温馨。是谁说过呢，一片风景就是一个心灵的境界。

但在这个苍白单调的冬日，我还是隐隐盼望有人能送我一束春光烂漫的鲜花。送花人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都好；所送的花，也无需多贵，普普通通的康乃馨、马蹄莲甚至是富贵草、满天星就行。只要是我挑选的，那份心意，那份惦记，就足以让人心生温情和暖意。

但在情人节来临之际，我还是满心盼望先生能送我一束红玫瑰。因此，那天一大早，我便秋波闪闪地含笑向先生说：今天是情人节呢。并破例早起，下厨给先生和孩子做了满桌子可口的早点。

晚上下班回到家，便见先生和儿子鬼头鬼脑地笑着。先生让我先坐在沙发上，儿子连说声“妈妈闭上眼”，说着还用手蒙我的眼睛，我心里笑说，不就是送花吗，还以为我猜不到？但还是配合地闭上眼。随着儿子一声清脆的“妈妈节日快乐”，他松开手，我睁开眼，一看：先生送我的礼物，竟然是一个足有半斤重的红苹果！

苹果正是我爱吃的那种甜中带酸的红富士。我把苹果洗净切好，端上茶几，“你没送过我鲜花！”我和儿子一起吃苹果边抗议：“你却不以为然地笑：“都做妈妈的人了，还这么在乎虚的形式？为了给你买到这个又大又漂亮的红苹果，我可是跑了好几家超市！”

想一想也是，红苹果代表着平安甜蜜和圆满，可观赏也可饱口福，和玫瑰相比，所负载的情意朴实得更接近人间烟火，更相宜我们这种凡俗的夫妻。

再说，如今我早从一株女儿花，因为爱，而开花结果，成为辛劳、务实而快乐的主妇，哪里还会让先生去买那死贵的红玫瑰！今年情人节又临近了，如果先生非要送我礼物，那我也必定会说，只要你送的，我只需要那千娇百媚中最质朴最便宜的一种即可，比如一家人可以一起分享的红苹果。

郑州地理

九柏火神庙

马清贤

九柏火神庙，位于荥阳市环翠峪景区内肖沟自然村下边狭隘的河沟里，傍依水源头的河道旁，紧邻昔日的肖家庄园所在地——庄上。据悉，这座庙宇从前叫“肖沟火神庙”。“九柏火神庙”是1988年“浮戏山环翠峪”被命名为“省级风景名胜游览区”后才叫起来的。

九柏火神庙，坐北向南，历史悠久，始建于明朝后期，重修多次，庙旁石碑记载的最早修缮时间在清朝光绪十七年，最近一次在公元2000年春。庙宇三间，蓝瓦飞檐，供奉火神、关帝、龙王三尊神像，金碧辉煌，香火不断。庙前戏楼被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遗址犹在。每年农历腊月十二庙会，正月初七继之，是当地民间文艺的活动场所，热闹非凡，客行百里之外。

九柏火神庙有两大奇观：

一是房屋顶上生长着九棵柏树，大的比碗口还粗，高三四米，小的也比碗把粗，高有两米多。柏树在浮戏山中很常见，虽然在山坡石缝中，遇土即生，质实耐旱，但此树生长缓慢，成材柏树至少要生长数百年以上。这座庙宇的房坡之上，蓝瓦之下薄薄的一层泥土，居然能够不规则地自然生长（周围柏树成荫，也许是柏籽落在瓦缝里所生）出九棵柏树，真是一大奇迹，不可理喻的现象。据当地村民估计，房坡上最小的柏树生长期也在50年上下。“九柏火神庙”的名字源于这九棵柏树。

二是庙宇的选址。大凡庙宇都是建在高岗之上，显眼之处，而这座火神庙却建在山沟低谷，狭隘之地，周围山挡树遮，不知道的人还真不知道这里有座庙宇。这里的山沟河道是南北走势，且十多米长的庙宇是坐北向南，西头的房山紧挨山岩，东头的房山下不足一米深就是河道，河道仅仅两米多宽。上百年来暴雨不知降过多少场，山洪不知发过多少次，听当地老人讲，大水却从未没有淹没过庙院，冲毁了庙宇。此，岂不又是奇迹？也难怪这座火神庙里还有龙王的一席之地，原来是水（龙王）火（火神）木（柏树）能够融洽相容，和谐共处啊！



山高水长(国画)

兰坡

小说

一直向西

殷亚平

那个方向是男孩所在的方向，也是女孩和男孩约定的方向。

女孩并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那里——不过一句简单的问话罢了，自己竟没有多想，实在太傻。女孩后来想。

那是大学毕业女孩和男孩的第一次见面。4年的光阴，4年的等待。1400多天，他们拥有的不过是对方模糊的影像，还有一封封鸿雁连接起来的两两滚烫的心。

女孩曾无数次在梦中梦见过那座城——几道绿色的草坡，几条潺潺的小溪，几行遮天蔽日的老树……城市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天晓得为什么女孩每次想起男孩都会有这种感觉。

几个小时奔波后，女孩终于到达那座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此时的女孩仿佛已经嗅到了男孩的气息。女孩红着脸，鼓起勇气一个又一个问下去，心里好似揣着一只可爱的小兔，怦怦直跳。

先是男孩的工厂，后是男孩所在的办公室。可是，一直寻到黄昏也没有男孩的一点消息。直到女孩急得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时，不知谁说了

句，男孩好像回老家了。

怎么会这样？

陌生的旅馆，一夜无眠。第二天，女孩又马不停蹄地直奔男孩老家。

看到男孩全家人惊讶的眼神，女孩只好装作若无其事地说自己顺道路过，过来看望朋友——那口气要多淡有多淡。其实彼时，女孩脆弱的心已承受不了一丁点的失望。内心明明有一朵岩浆在炙烤，可是，她宁愿一颗心灼烧殆尽，也不想露出半点怯意。

男孩家关了茶水，告诉女孩：男孩厂里忙，假期少，已经几个月没回家了。

失落、绝望、伤心对着女孩兜头而下。后来，女孩不晓得自己是如何狼狈地折回原点的。还没走到两位门口，远远地，女孩就看见男孩傻傻地站在那里张望——原来，他们约定的方向竟是对方那个方向！

男孩一把抱住女孩，眼中写满了疼爱和怜惜。男孩伸出手，轻刮一下女孩小巧的鼻，安慰说，自己请假时间已到，会有机会的，丫头多多保重。

男孩离开时一步三回头的样子将女孩的目光扯得好好长长。

还是一场小小的误会吧，岂料，在时光荏苒中，那次约会竟成了他们大学毕业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约会。

人生漫漫，他们原本以为彼此错过的不过是一段回忆，后来才发现，那竟然是，两人的一生。

开犁

白麟

养了一冬
该犁地了
牛鼓足劲拉开春的序幕
驾——吁——
响鞭紧接着在田间地头
即兴演奏
山上山下犁沟纵横
翻开农家的五线谱
种子毫不犹豫就跳进
日渐明媚的春光里
轻歌曼舞
犁铧在上里踏浪而来
桃花杏花也跟着少女
一起怀春
她们旁若无人地谈情说爱
啾得听墙根的老树皮
脸色青一阵儿白一阵儿
开犁啦
就是推开农历惊蛰的门楣
给大地缝制新衣



回峰绿水波初起(国画) 马在新

连载



利后的有利机会，尽早解决南沙问题，以绝后患。然而，“人微言轻”，他的意见和建议没有引起决策层应有的重视。

就任海军司令员后，他立即下令舰艇编队巡航南沙，派出海测部队赴

此后不久，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等，先后圈阅了海军党委《关于明确南海战略问题》的报告。

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军战略及其理论体系宣告诞生。曾经饱受500年“禁海”之痛的中华民族，在即将跨入海洋新世纪的转折关头，终结了没有海军战略的漫长历史，刘华清也因此被誉为当代海军战略家。

南沙建站：机不可失的国际授权 1987年3月7日至4月1日，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委会”）第14次会议召开。

比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举世瞩目的“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或一月一次的安理会会议，“海委会”召开的这次年度例会，尽管有多达87个国家和18个国际组织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但受其所涉事务的专业化和学术性局限，并没引起国际舆论的特别兴趣。

但对于中国而言，这次会议却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作为“海委会”

执行理事国，中国派出以国家海洋局局长严宏谟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旨议题，是讨论通过“全球海平面观测计划”。该计划首次明确了200个海洋联合观测站的站址、编号和主权归属国，提出了国际观测的一系列业务标准、法律规范和权利义务。

根据“海委会”秘书处提交大会讨论的全球海平面观测计划，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承建管理的其领土主权范围内的国际联网海洋观测站共五个，其中已经建成的大陆沿海站三个、西沙海域站一个，需要新建的南沙海域站一个。

在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全球海平面观测计划”相关法规文件时，不仅与会瀛海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代表对列属中国的五个海洋观测站一致赞同，就连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代表团，对列属中国的87个为74站南沙群岛海洋观测站和76站的西沙群岛海洋观测站，也均未表示任何异议，全部投了赞成票。而握有会议主导权的本届“海委会”主席，还是菲律宾政府代表团团长！

可以想见，中国海洋局局长严宏谟归国时怀着怎样激动而又急切的心情。回国后，他除按正常程序向国务院呈报“海委会”决定事项外，还在第一时间面见了海军司令员刘华清。

国家海洋局与海军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1964年7月成立之日起，国家海洋局作为国务院直属行政职能机构，就一直归口海军代管，原本与海军是“一家人”。直至1980年10月以后，国家海洋局才改换门庭，先后归口国防科工委和国土资源部管理。尽管由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变成了军地间的合同协作关系，但一个“海”字还是像一根脐带将双方紧密联结在一起。不论已经建成的西沙海洋观测站，还是即将新建的南沙海洋观测站，都是国家海洋局与海军必须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

同样可以想见的是，联合国“海委会”关于南沙建站的授权决议，带给刘华清怎样意外的惊喜和着久的激情。

驻防南沙，经略南海，是刘华清海军战略的重大关切与核心命题之一。

早在1974年秋，他就向当时的海军主要领导人建言：抓住西沙海战胜

南沙海域勘测考察。在详细查明越南、菲律宾等邻国非法抢占南沙岛礁严峻现状后，他专门向中央军委写出建议报告：“应去南沙礁滩建高脚屋，立足占领，表明我在南沙的存在。”

1986年初，在部署年度战备训练工作时，刘华清明确要南南海舰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海上去，重点抓好海上战斗力建设，积极做好维护南沙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军事斗争准备。

“扭转南沙局面的历史契机到了！”这是获悉联合国“海委会”授权中国建立南沙国际联测海洋观测站决议的消息时，刘华清脑海中闪现的一个令他兴奋难抑的强烈信号。

然而，令刘华清寝食难安的是，自1946年国民政府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编制并向世界宣布中国南海领海边界线，即国际公认的“十一段连续线”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土最南端的“南沙群岛”只是在地理教科书和外交声明中被斩钉截铁地确定着，军事行动实际控制权却始终缺失，给了周边觊觎者可乘之机。

抓住联合国海委会决议授权的有利时机，迅速建起南沙海洋观测

站并投入全球海平面观测业务，不仅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我国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议的领土主权，而且一举结束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南沙群岛无军事驻防和行政管理的历史。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刘华清与严宏谟一拍即合！

1987年4月23日午后，刘华清向南海舰队司令员陈明山下达《关于做好舰船去南沙海域巡逻战备工作的指示》。

“这是一项重要任务。”刘华清明确指出，组织大型战斗舰艇编队赴南沙海域战备巡逻，目的有三：一是行使海洋主权，二是显示海上力量，三是检验训练质量。因此，这次组织联合编队巡逻南沙，既是一次远航训练，也是一次战备行动，还可以训练后勤保障能力，是锻炼部队的一个好机会。

刘华清强调指出，熟悉海区，了解敌情，是此次巡航南沙的重点任务。务必要认真准备，很好动员，细致检查，做到一丝不苟，万无一失，确保安全。一旦发生冲突，要按军委总部指令，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绝对不能示弱，绝对不能吃亏。